

造其籍。是夕恍見黑厮跪白曰。籍無庸改也。小人雖死。尚能事公。所患。潼關難過。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。即出矣。許之。此行所經。驛傳百需。皆備。詰之。則曰。適有隸報公將至。令治具。爾問其狀。曰。肥短而黑。使心知其黑。厮也。出關呼其名。訖。便聞鬼語云。某已出關矣。自陝至淮。安謝不肯行。曰。都城隍嚴某。不敢入京師。當止此。以候公使入朝。以事狀下吏。久之。黑厮遂降於居民。言吾黑厮大王也。當血食此土鄉民。翁然信之。為立廟。憑巫言禍福。甚驗。禱謝無虛日。巫積所施。予至數百金。歲餘。使事完。復官。將渡江。黑厮下教於巫曰。某日某官將至。其冥犒而所有金悉歸之。不者。吾且罪汝。巫不得已。往迎焉。以金獻前。一日。使已見黑厮來。白己曰。公謹無泄。吾名。懼不為福。巫至。使受其獻。巫不解神意。數問焉。不答。巫隨行數百里。固請之。乃以實告。巫歸。以語鄉人。相率投詞。郡城隍。訴之。毀其廟。靈嚮遂絕。

西安有蝸魔。寺塑大蝸於楣。相傳國初有女子。素不慧。病死復生。遂明敏。以文史知名。時有布政適喪。僱客以落如故。

劉氏雜志

劉定之

徐敬業

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。賓王亡命為僧。往來杭州靈隱寺。宋之問至。寺夜吟。鶯嶺鬱岩巖。龍宮鎖寂寥。久無下韻。賓王隔壁朗吟。以終篇之問。大駭。質明求見。則遁矣。敬業亦脫去。為僧於衡山。黃巢既敗。依張全義。為僧于洛陽。嘗繪己像。題詩云。記得當年草上飛。鐵衣脫盡着僧衣。天津橋上無人識。獨倚欄干看落暉。人見像識其為巢。蓋古今若此。脫身者多矣。史豈盡得其實哉。

碧里雜存

董毅

千里草

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。因山多鹿。禁人捕獵。而設孝陵衛於山下。特置牧馬千戶。所蓋取義鹿馬。欲其蕃息耳。所既置矣。尚虛典守之職。他日因微行至陵所。歸途遇雨。偶於民家門屋下憩焉。問其何姓。曰。董氏也。聖意遂註曰。千里草馬所宜也。即拜其人為千戶。以典斯牧。至今子孫世掌。所印不得而易。牆門每壞。官府輒

女為言。遂娶之。月餘日。布政方視事。有所需。使閹人入私解取之。呼夫人不應。但現老媪。大如車輪。臥於榻。驚而出。以白焉。不信。此為妖妄。聞請曰。他日相公望願。無聲款密掩之。必可見也。如其言。果見老媪伏榻上。輾轉間。又成好子矣。雖抵諱。而詞意頗羞。已而忽失所。在是夕。人定。乃出拜燈下。曰。身本蝸魔。所以資緣。見公者。非敢為幻惑。欲有求耳。公能不終拒。乃敢輸情。許之。乃曰。昔為魔。得罪冥道。賴觀音大士救拔。免其死。因假女屍。為人。幸獲侍左右。觀公建一蘭若。以報大士之德耳。今醜迹已彰。幸公哀憐。布政領之。女子遂隱。他日乃命所司。建寺至今存焉。

上梁日時

誠意公嘗過吳門。中夜聞撞木聲。以問左右。曰。某人上梁也。又問其家貧富。及屋之豐儉。曰。貧者數椽。屋耳。公嘆曰。擇日人術精。乃爾。又曰。惜哉。其不久也。左右問故。公曰。此日此時。上梁最吉。家當大慶。然必巨室。乃可。若貧家驟富。必復更置。此屋旺氣。一去其衰。可待也。其後家生計日裕。不數歲。藏銀百萬。果撤屋廣之。未久遂貧。

為之修云

西樵野記

侯甸

海島人

成化辛丑。蘇衛數軍士。被公遣赴崇明。事畢泛海而歸。為大風飄至一島。山麓曠異。一人從林中出。長可三四丈。深目黑面。獐醜不可喻。見數人。悉以藤貫掌。心繫於樹下。已而復入。眾極力斷之。而竄始放。舟前者僧數輩。狀貌無異。蹲立水濱。以手攀舷。舟中一勇士。急掣刀斷其指。始獲捨舟而去。辨之。乃一指中一節耳。試以小尺度之。尺有四寸。因獻嘉定。令貯藏中。

甲乙刺言

胡應

方子振

人多言方子振。小時嗜奕。嘗于月下。見一老人。謂方曰。孺子喜奕乎。誠喜。明當送我唐昌觀。中明日方往。則老人已在。老人怒曰。會謂與長者期。而遲遲若此。乎當於詰朝更期于此。方念之。曰。圮上老人意也。方明日五鼓而往。觀門未啟。斜月猶在。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。曰。孺子可與言奕矣。因布局于地。與對。四十八變。每變不過